

流年记

人世间

为送报大姐
扫出一条路

张文泰

芝罘区这个“雪窝子”真是名不虚传，上一场雪还未融化，从19日下午开始又一场大雪扑面而来。漫天大雪“扑簌簌”地下，天地一片洁白，雪给人们带来了童话般的浪漫和欢喜，也给上班的人们和上学的孩子带来了不便。早起望一眼窗外，大雪铺天盖地，看着路上的雪尚未清扫干净，心里不禁嘀咕，这大雪天，送报的大姐还能来小区送报纸吗？

吃过早饭，雪仍在下，我拿着木锨走出楼门准备扫雪，突然发现报箱下的雪中有一行深深的脚印，上面还覆盖了一层新落的雪。我打开报箱，报纸映入眼帘。下这么大的雪，送报的大姐还是及时地把报纸送来了。我心中顿生一股暖意，不禁感叹，多敬业的送报大姐！

我和这位大姐不熟，但她对我却有几分熟悉。她个子不高，身体娇弱，但一双眼睛却很有神。她骑着一辆电动车，每天穿梭于小区的楼宇间，熟练地往各个报箱投递报纸，从无漏送。她在我们这一片小区已经做了五六年的投递员，熟悉每一位订报的居民。

我喜欢看报，如果看不到报纸就像缺少了点什么，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参加工作后，在单位每天都没离开过报纸，最爱看的就是咱烟台人自己的报纸《烟台晚报》。退休后，我自费订阅了一份晚报。这几年晚报办得越来越好，特别是“烟台街”栏目，每天都刊登诗朋网友的锦绣文章，每每捧读，如与老友晤面，满心愉悦。我的老母亲生前也爱看晚报，每天早早地下楼等候送报的大姐来送报，回家坐在阳台上手持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前年母亲病故，她订的那份《烟台晚报》要转投给弟弟，我便在报箱里留下了一张字条，讲明情况，让送报的大姐帮助转投。第二天，弟弟的楼下便装好了一个新的报箱，大姐还在报箱中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让我有事联系她。我很想见到她，向她说一声“谢谢”，无奈我是个早起的人，很难见到她早起的身影。我只能面对漫天飞舞的雪花，在心中向她和像她一样辛勤工作的人说一句：“谢谢了！”

我从报箱里取出当天的报纸，并沿着报箱向外清扫出一条洁净的小路，让送报大姐行走更顺畅些。

隆冬雪趣

林红宾

大雪如期而至，纷纷扬扬，犹如仙苑里的梨花凋谢了；城郭白了，远山白了，映入眼帘的全是玉砌银铺。皑皑积雪覆盖了茫茫的原野，却捂不住悠悠乡愁……

在我少年时代，故乡进入冬季，隔三岔五就下大雪，通常是这场雪还未融化，下一场雪又飘然而至，积雪犹如厚厚的海绵，将远山近岭、村舍阡陌统统密封。那时虽然科技不如当今发达，生活也不像现在这么五彩缤纷，但是环境绝对没有一丁点儿污染，委实是原生态，少儿娱乐游戏也绝对环保。

山里的孩子心儿野脚步狂，下大雪时一个个在家里憋得慌，就凑在一起，决计到山里打围捉野兔，那时野兔还不属于保护动物。大雪封山后，野兔找不到食物，只好到麦田里扒开积雪啃噬麦苗。对于它们来说，这确实是一种难得的美味，然而，一旦被人发现了，它们在雪地里蹦跶不了多久，就精疲力尽了，只好束手就擒。

那时候，为了防滑，我们就用草绳将棉鞋缠得结实实，用布条将棉袄拦腰扎紧，再将棉帽子如头盔般戴好，每人手持一根松木棒子，酷似一支小小的棒球队朝山里开拔。野兔总愿在背风向阳的梯田里啃噬麦苗，积雪上自然而然留下了它们的行动路线图，只要观察其蹄印是清晰的，就知道有景儿，大家精神抖擞，紧紧追踪。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只野兔，殊不知这是一只久经世故的老兔子，它见我们是些小孩子，并不慌张，专拣积雪稀薄的地方跑。它前腿短后腿长，弹跳力特强，竟然像撑竿跳般噌噌蹦上了地堰不见了踪影，让我们空欢喜一场。像这样的狩猎，十次进山九场空，不图捕获猎物，纯粹是为了撒野乐活而已。若是口干舌燥，就抓起一把雪送到嘴里，凉丝丝的，顿觉无比清爽。

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和伙伴们时常分为两伙，玩捉迷藏，有的拱进草垛，有的躲在菜窖子里。嘻嘻，聪明反被聪明误，岂不知积雪上留下了足迹，让对方顺藤摸瓜一一揪出。玩够了捉迷藏，我们就在学校前面的小操场玩打枷、打瓦等游戏，这些游戏极富挑战性，顽童们跃跃欲试，互不示弱，竞相参与。通过这些游戏，既防御了严寒，又增强了体质，一个个累得浑身冒汗脸蛋红润方才住手。

大雪飘飘，落地无声，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积着厚厚的雪。当雪霁天开，乡亲们就用木锨将雪铲起扔到街上。当太阳暖烘烘地照着，街上的积雪随之融化，形成涓涓细流，鸭子们以为水中有小鱼小虾，便欢叫着低头寻觅。

故乡几乎全是草房子，房坡上的积雪融化时，屋檐上会挂起一排排冰凌锥儿，洁白晶莹，参差不齐，煞是好看。有的顽童用棍子敲打冰凌锥儿，不慎被冰凌锥儿擦破了头皮，家长自有巧办法，随手从门后找出几个蜘蛛网儿，叠在一起，那网儿织得很密，黏性很强，仅有酒盅那么大，正好堵在孩子的创口处，血立马就止住了。蜘蛛网儿无毒，不会感染。

大雪封山，溪流凝固，落差较大的溪涧就挂起了冰瀑，晶莹的冰瀑好像大山老人蓄起的长长胡须。我和伙伴们特地赶来，折一些松枝，绕道来到溪涧上面，将松枝铺在屁股下，几个人搂成一串，一声令下，如乘坐过山车般滑了下去，因坡度较长，能滑出老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分外刺激，好不快乐！不过，有的伙伴不慎将衣服磨破了，或是弄脏了，回家少不了要挨家长的斥责。

春节期间，降雪颇多，有时能不停歇地下一两天，而后朔风飞扬跋扈，将积雪平地刮起，凭空搓碎，再猛扑下来。有一次居然将西街的村口堵死了，罕见的雪堆与隔街相望的两处草房子连为一体了。乡亲们只好挖洞出村，那情景真有点童话氛围。村口尚且如此，原野上更显奇观，看吧，那一道道雪杠子如同钱塘大潮瞬间凝固，又如大漠沙浪逶迤有致。人们正月里出门走亲戚，一路要绕过好多雪杠子。我去姥姥家要翻过一座山和一道长岭，自然要饱尝跋涉雪地之苦，然而，雪下得再大，积雪再厚，出行再不方便，人们从不抱怨，反而倍感欣慰——瑞雪兆丰年哩。

我和伙伴们要走山路到四里外的村子上完小，每当天降大雪，地上积雪老厚，有人在前面开路，后面的步其后尘鱼贯而行，回首望去，一串脚印宛若醒目的省略号。雪地就像偌大的白纸，上面留下了我和伙伴们好多画作，也留下了求知的愉悦。

数九隆冬，天气干冷，玻璃窗就有了冰凌花，那是隆冬精心制作的小品，也是雪花的衍生品。隆冬创新意识特强，可谓匠心独具，标新立异，那些冰凌花就如雪花一样，图案新颖，从不雷同，定睛端详，构图精妙，物象众多，引人入胜，生发遐思。旭日临窗，冰凌花就会凋谢，翌日凌晨，又会花样翻新，依然耐看。

早春二月，大地解冻，冰层下的溪流大梦初醒，相约伙伴弹着琴唱着歌跑出了深山。小河开始淙淙流淌，两边的薄冰呈现出千奇百怪的图像，如同一个艺术长廊。看，有的如禽如兽，或飞或奔，有的如两军对峙，战马驰骋，剑拔弩张，场面恢宏，波澜壮阔，堪称一部伟大的史诗！我时常沿河品读，兴趣盎然，流连忘返。

在以后的日子里，大雪就不常见了，即便下大雪，落地即融化，比昙花凋谢还快，有句农谚说得特形象——打春的雪，兔子撵不上。鉴于这个缘故，这时节倘若下起鹅毛大雪，孩子们会忘情地追逐着雪花，用手捧着雪花，用脸蛋儿蹭着雪花，跟雪花郑重道别。是的，雪陪伴孩子们度过了漫漫寒冬，送给孩子们多少情趣、多少欢乐，此时悄然离去，孩子们自会恋恋不舍。不过，雪并没有忘记孩子们，一如既往地亲近孩子们，只是转换了方式——由隆冬雪变为三伏雨……

啊，故乡的隆冬雪趣，你滋润了我的心田，诗的种子萌芽破土，为你热情讴歌！

诗歌港

冬至

邓兆文

雪在地上盖上印
冬至才算得到认可
还要有在雪地上
跳来跳去的麻雀
和堆雪人的孩子
这节日才算热闹
可楼下的老王却没有
这种心情
他家的超市由于没装暖气
门可罗雀
但他仍然心存感激
因为，在他最难过的时候
政府免了他的营业税

麻雀(外二首)

陈颖

楼下高大的栎树
是鸟儿的天堂
在所有的小鸟当中
麻雀被一眼认了出来
它们和老家院子里的那一群一样
有着相同的眼睛和翅膀
我断定它们也来自故乡
我常常站在窗前
看栎树上的麻雀，跟麻雀学习
学会接受陌生
学会将陌生里的恐慌清场

雪中悟

一场雪
让花叶皆凋零的紫薇树
不再孤独
白雪铺满所有的枝条
这时候的紫薇树
比任何时候都好看
这时候的我突然发现
孤独，不需要摆脱
只需要重新认识

无题

雪落在栎树的叶子上
一点一点积攒成丘
积雪的重量令树叶颤抖
一阵大风
积雪开始新一轮的告别
告别树叶告别天空
用相同的心情
最初的顺其自然
最后的无可奈何
仿佛都是命运

雪花隐匿不了的存在

倪誉晏

怀念那个大雪飘落的夜
我的眼中会有光，有喜爱

曾经怕冷的自己
何时喜欢上这雪夜

兜兜转转，降低了姿态
刻骨铭心的树干
虽然灰暗，但却撑起了整个脊梁

苍茫飘雪的高空与低处幽深的大海
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存在